



正宗大王御製衣

正宗大王  
文  
疏批下

共二十二

^ 16  
2312  
18



和  
2312  
40-18

批

元明致仕

試官閣啓

寢濟州加請毅

魏伯珪疏

慎師俊所懷

蘓洙所懷

李柱申疏

崔崑所懷

尹塾辭職

犯夜泮儒

蔡濟恭引義

尹著東刊布黃劄

鄭履緄言事

趙憲金集從祀文廟二

金麟厚從祀文廟

徐有臣乞休致

梁大樸加贈賜謚

柳珩贈謚

金麟厚從祀文廟

江男三坊限年寬稅

因雷異陳戒

金麟厚從享東西廡搜奉

李城輔引咎

沈煊之疏

洪樂性乞休致

請施李明淵屏裔典

安昌君燦疏

金鍾秀告歸

華城募民

洪樂性解兼管請司

蔡濟恭引義

祀靈星壽星

李秉模進奏

蔡濟恭論事

李秉模辭賞

朴孝成疏

鄭軍成疏

訓院移蹕

李宗燮陳獎

朴命燮陳獎

尹魯東陳獎

朴命燮陳獎

尹魯東陳獎

請竄任長源	沈煨之重卜後辭	叔其令	祈雨謝報
沈煨之辭免	李秉模辭免	三相再劄	李晚秀疏
林傳儒農書	禁採金	具虞罪人放禾放成母	李書九疏
林鎮穆農書	飭邑倅侮蕙鎮將之弊	申思賢復科	李晚秀辭疏
李時秀拜相	洪良浩進興王肇乘	李敬臣八條時務	
安聖鐸農書	請園幸	李城輔疏	
三勲臣事	諮議宋稚圭	采煨箕疏	
神德聖后私笏	臨軒傳冊	俞漢寧陳戒	
石尚書家文蹟	宋煨箕疏	李秉模引咎	
李城輔疏	陵幸取票	趙恒鎮時弊疏	
趙鎮豐上言勿施	李秉模辭賞	李性默西罷事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七十

正宗大王文

卷之七十一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

正宗大王

文

綾恩君具允明乞致仕疏批

丙辰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年近九耄登第又近六十年而資至輔國秩視大官四代同朝祿仕五世一堂晉對卿之周甲所得之曾孫柑榜接武卿子重臣受知於胄筵掌中權而叨文任將以再明年臘卿可作僚於耆社元朝輸送歲饌也稱之以遐壽純淑誠非溢美之稱際見卿章申申於三字美稱



死聖集卷之十一  
卿既老矣固難責以事務則懸車之請於禮當而亦足為貴飾之吉祥善事當於便殿親臨宣麻

別試試官問啓批

聖遠經殘士習不古往往有自侮之端并與西京之孝廉廢而唐宋以來創糊名之式而有封彌官犯挾冊之罪而有搜篋官知筆畫故易書易書故謄錄官差下謄錄故又不得不另定查同枝同官此猶不足設棘圍禁亂官守之填字號收券官書之滔滔千載莫能一洗至于今不以待士之禮待士士亦不自待以正士端士苟論治本之政莫過

於俾各誦習經傳自好而自重卓然自期以聖人之徒此在朝廷修明之如何何責乎試官何尤乎諸生所謂考試者皆從這裏中騰驤者則今忽以揖讓杯酒之風求備於試官評彈四起譴訶隨加今之為試官不亦難哉師道不明於上士風益淪於下其由歸之於朝廷則固可歸之於試官誠冤矣然二所之試問大文云云雖與真箇捧講有異事係格外當該試官為先從重推考監試官兼有不能規正之失禁推至於一所徹宵流入晏朝閉門云爾則臺章論列未免差爽亦無二所叩問講

章之舉則別無為罪之端使之退去

備局請寢濟州加請穀啓批

不承權輿凡人猶戒之况為民父母乎在陸民猶不可况島民乎匹夫匹婦之失所猶且不忍况幾萬生靈近止之命乎莫曰已船運者至二萬二千包之多足可濟活二萬六千餘名一包不足致有一人之填于溝壑則亦可謂之惠乎道臣之持難廟堂之防啓特坐於未見其鶉衣鵠形而然耳若使易地而處安知加請之不如該牧乎設令漁採之屬有裕於資生魚出於海不即成穀則其間永

晷將何生活予自耽羅告饑之後重溟千里如在目前當食忘餐當寢忘眠久矣顧何惜數千包之穀反孤一島待哺之望乎今茲加請之數終若見塞則將以已船運者僅僅塗抹而飢民之當受二升者必減一升當受一升者必減幾儻如此之際不顧額不顛連之患何以保其必無乎然島民也陸民也予不忍為島民重困陸民則移轉不可議到歲初特下內帑錢一萬五千兩伊後或慮其更請已有剗數之措置者今又特下木綿五百匹錢四千兩胡椒一百斗丹木三百斤付之新牧

使到都會官從長貿取次第輸入期於計日繼巡  
仍將此意播告島民莫厥攸居毋使予有不承權  
輿之歎

繕工副奉事魏伯珪疏批

省疏具悉既徵稿而得其所存矣又賜對而敲其  
所抱矣聞有十年研究著為萬言封事者又命大  
農而給筆札矣今見其章誠富且贍矣初一立志  
明學之奏予庸嘉乃予志不立也故民志不能壹  
正學不明也故邪學不能熄莫非予反省處當體  
念其二簡弼舉賢之奏予庸嘉乃以人事君大臣

之責耳剔蔽拔茅野無遺賢竊有望於今日巖廊  
次三次四次五次六言言剴切切中時弊四維之  
不張莫近日若也國綱之不振惟是時即然躁競  
甚而士趨日卑侈汰極則貪風日盛無復古昔之  
彛憲而裨政疵法指不勝僂每中夜以思繞榻不  
寐自顧初心不覺頽發駢也爾以遐陬踈蹤能竭  
論至此求聞所以求益也就中大比之歲方伯節  
度守令之薦人與科舉文體之不如法則削其榜  
事令廟堂消詳稟覆俾有導之以言之實效爾年  
七十承召上來只令依願還鄉則真所謂去來何

所聞見且欲遲待計仕有甚於馮老之郎潛畀以一邑得施所蘊

靖陵直長慎師俊所懷批

第一條定田制惟先定界田賦可均而八口之家得免飢寒國俗尤異於中土貧富之外別有貴賤爾言中定結較稅雖甚有理若使紀綱不立其餘皆末也予所夙夜矍矍者在於立紀綱爾言第當留意第二條節財用予雖否德衣服飲食未敢一毫放忽於撙節之戒然而經用日匱杼柚日空僭汰成俗莫可矯改豈非予反求處乎至於卜定誅

求之弊付之廟堂隨聞釐正第三條均良役二匹之減為一匹民蒙先王之至恩實惠伊來百弊甚於均役以前靜言思惟夜輒明發矢于心銘于肺者自有一二商度先從爾言中富從重役貧從輕役云云欲一問於籌謨之地矣第四條擇守令擇守令在於銓曹擇銓官在於朝廷除一吏差一倅非不慥慥致慎於下黜之際時勤飭勵於注擬之臣而已自筮仕徒取門地龔黃之未易得來勢使然矣此所以求雋於草野期有搜羅之實效兼以清白之選申明舊例者也第五條敦教化爾言



是矣風草之化豈必遠求第當體念第六條革科  
弊宣召人魏伯珪疏批有許施者欲待諸議而決  
之矣第七條修學校士習不古文教未闡如是而  
出自科目者豈有經邦謀國之才乎慨然欲修明  
經術而多歸言教第當益加留神第八條崇正道  
欲斥近日所謂邪學宜先倡明正學區區苦心可  
質屋漏際聞爾言陡覺犁然第九條慎選任古則  
德懋懋官而今之官人反是地闕為德此習若不  
丕變何以責立賢無方之效不待爾言政欲銳意  
第十條納諫諍言路不開官箴莫聞古往今來寧

有若近日乎此必予有訑訑之色骯骯媿媿愈往  
愈甚反躬省檢徒切覷然然若使朝著之間有一  
介忠志之士不我遐棄則昌言讜論予欲虛襟而  
受之今予優批於爾者亦出於先從隗始之意也

順陵直長蘇洙中所懷批

第一條懋昭君德所引先儒諸說甚勤渠可喜至  
若泛應運用流動鼓舞云云言甚宛轉委曲而猶  
勝於不聞當念在茲矣第二條輔導元良當體念  
第三條崇明正學我朝家法在於崇儒重道名雖  
不列於抄選身雖不外於祿仕皆能說性論心家

程戶朱人有觀感之效俗無猖恣之譏今則經學  
二字便屬羞恥童習而白紛者只是功令之格叢  
穉之書予所以中朝發嘆切欲亟改而一洗爾亦  
略言之當隨處留意第四條扶植人才科目取人  
人才不出千載無真儒未必不由於科舉之累人  
爾所云試法之遵頒制鄉庠之保應試初試前捧  
講經出榜後坐薦主間多可採者許令廟堂之臣  
稟奏第五條節省財用爾言是矣須見直長慎師  
俊批也第六條作新兵制予於近年設施略寓兵  
農相依之義後當知之復五衛倣六鄉無已迂乎

第七條改定田賦量久而訛籍古而弊則改其量  
而釐其籍非不為急先務也守令不得人田亦不  
可量繩標之難於察姦也圭梯之易於容私也故  
昔有湖南一倅自任以量田而朝出暮歸盡量他  
郡之田至今傳笑此予所以難慎鄭重者第八條  
釐革糶糴昨年蔭官對策揀弊如爾說者亦多而  
還弊之蝟興方在說不去之域矣向日端揆筵奏  
中引喻劉晏故事或似便當至於社倉之制已詳  
於發策十難之中矣第九條申明圖帳籍政之紊  
政合釐改而號牌古猶難泐况乎圖帳第十條修

復水利廢堰作畚之律山腰犯耕之禁如輪翼之不可偏廢即令該司拔例嚴飭諸道期有實效爾等三人同日造牘良亦美事予甚嘉之

上護軍李柱國疏批

君為元首而股肱以喻相腹心以喻將諫官喻耳目承旨喻喉舌近取諸身闕一則不可惟腹心最緊且重於五官元戎之緊重尤倍兩營近日復畀之舉不以既耄而難之誠予知卿之可使觀於用卿捨卿之異於凡帥慧眼達識必有窺其相與之際者卿之所陳一二條即予嘗所隱枯彌綸以求

其易行之術以待其可為之期夙宵一念寤寐如結一欲展施而後已若使此計成而轉以及於大於此者則均役之 聖志可明初元之設言可踐三軍萬民舉在帡幪之中而如卿所云上畚之停番軍舖之棋置等方略不期採而採當其時與有榮於卿大矣環視有位語孰到此此所以一聞犁然丕加嘉乃

童蒙教官崔崑所懷批

第一條正風俗大抵治隆於上然後可言俗美於下今也教化頹弛習尚壞悖三綱淪九法數人不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其所以異於禽獸之別綱紀  
名分儀章法度之駸駸然日趨陵夷特次第事興  
言及此寧不凜然而心寒予近欲留意於鄉約之  
修明者為救焚拯溺之要道莫云迂遠而不切於  
事情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第欲申諭京外期有其效第二條興學校  
道之所存師之所在此所以學校之設其廣如彼  
設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設大學本之以躬  
行心得之要次第節目煥然可述於是乎能者治  
人不能者治於人師道在上化民成俗降及後世

恥言學一字并與庠序校宮之外面儀文而擔却  
芭籬邊賢關已然鄉校可知且况近者朝端乏矜  
式之拂士人人樂放縱事事壞繩檢不知有君臣  
父子日用當然常行之則而正學由是不明師道  
由是不尊甚至所謂西來之洋學出將使冠裳而  
左衽人猶不知懼焉予乃蚤夜耿耿不敢違寧際  
聞爾言極可嘉乃予則曰先從經旨大明儒風不  
振然後餘外治教始可語到云而縷縷十行每歸  
言教一日二日未見有刮目之效後之視今者謂  
何等時乎第欲另加留意第三條變科制科制之

於用人末也然若使風俗正學校興而朝著之間  
知有禮義廉恥則無論講取製取其為得人則一  
也所以三致意於右二條也第四條明田政爾言  
是矣先自本道之成川之地舊陳之田不可改闢  
者令廟堂嚴飭道伯期於查正第五條均糶糶本  
為益民而設者今反歸於厲民寧不痛歎近日發  
策而遍詢仍命大臣有司之臣講行矯揉之政姑  
欲觀其稟決之如何第六條修軍政朝因元戎封  
章敷示十行之批爾須取見於朝紙也第七條抑  
奢侈儉而未有不治之國奢而未有不治之邦豈

俟智者可以知之然而百千弊病愈往愈甚此蓋  
躬率之未盡其道而然歟每一念到食息何甘近  
以矯正變革之策別有詢諮於筵席若無別般淬  
礪之政難責食效更欲十分著念第八條革時弊  
雖以紙弊一事言之年前朝令不啻截嚴則淳昌  
南原等邑之依舊有弊揆以紀綱駭痛莫甚即令  
關問道伯俾即嚴查狀聞又若青大竹之弊亦有  
別加申禁而誅求不止冗費多端一竹之費至為  
中人幾家之產者亦可曰國有法乎廟堂知悉一  
體查問

判府事尹塾辭職兼陳所懷疏批

附註丁巳  
隱卒教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氣岸不似俗人之骯髒  
節次擢除豈特為卿之異於人然卿病矣難以職  
事責勉縻以判樞漫銜只示欲一用之本意際見  
卿章如對卿面且况附陳數條可見老臣憂愛之  
惻殊庸歎賞另當體念宣召人事二百年來科宦  
不踰於城門之外蘊經綸事業者空老巖穴特勢  
耳近日膺召之人一一假借優待之者欲從隗始  
以責實效其中雖有疏語之不審者必由於鄉人  
不嫻章奏之體也訓將李柱國疏中一款語予意

亦豈在於罷番上之制而是其奏於此竊有為  
三軍萬民之心經度適見其疏之拖及近處深  
味之而已至於一改前規亦非所已料定者卿乃  
有懷無隱尤覺嘉乃卿其安心調理遠聞長逝之  
報却疑非真  
間因其淹病雖未大用頗訊精力尚不至既愆云  
今馬已矣朝家之於此重臣別施恩禮豈為重臣  
地今予不忍提及其人也卓乎樹立之外剛毅  
果可用惜乎九原難作特贈議政之銜祿俸限三  
年仍給祀孫調用弔祭及禮葬等事視同大臣  
例此重臣易名宜及立旌之前令不待狀議謚

犯夜泮儒依式移送法司事訓局啓批

泮村民家與集春營舍薨棺接連不可以犯夜論  
近來無論朝官士子酒戶太窄未聞醕酖風流此

儒之能知酒趣極可嘉自外營軍餉色題給酒債米一包以示醉以酒觀其德之意卿勿待罪哨官勿論

左議政蔡濟恭引義劄批

中虛為誠之象上巽然後下說中實為孚之象盈缶然後有吉否德忝位誠未相孚致令任股肱之託者折旋未盡中矩而朝廷無隱之諭添一情勢蒼黃出城重駭瞻矚靜言思惟予甚覲然此際卿又以不同其退尋劄自引過矣過矣

右議政尹著東刊布煇硝新方筵奏批

肅廟朝印頒煇硝方實為永久遵行之金石成憲予亦奉置此冊于几上卿言適又若此政合予意大抵我國人昧於煇硝之法貿來於中國如弓角一自完豐府院君諸人編書纂方關西人成根覓納煇法之後雖始略知其制而品猶不精至副使閔就道使譯官金指南購求於燕肆歷屢歲屢送而又至故相南九萬提舉武庫而功效始大著一以用一年草而山木不濯一以取土於大路而人家不侵一以蕪柴用其灰而又省土之三分一以是昔年大加稱獎別有賞典於指南卿之此奏即

修明之一端令武庫印頒

副修撰鄭履綏言事疏批

爾說即近日盈耳聒聒之說也便不新新不滿一  
哂昨春左相筵奏中舉直不錯枉云云在其時尚  
可今爾為說之曰以好惡之無明白爾說抑何說  
朝廷之上無大義理之未及闡發者則調停寅協  
將於何著手如彼也故當好者好之當惡者惡之  
物各付物物來順應好之者有罪則斥之惡之者  
久而後用之無將迎無內外嘉善而矜不能忘怒  
而觀理捨短而取長惟予眼藏看看是好人人人

非惡人雖欲區以別之亦不知何者陰何者陽孰  
是彼孰是此怎麼半陽怎麼半陰甚近於此甚近  
於彼此乃右所謂義理關頭之無形現可言者惜  
乎爾說何乃混圖黜昧如昏夜黑窅窅而莫之為  
恥予癖本在太陽證似此無稽弗詢之說不堪掛  
齒牙間費却辭教於從違之際

八道儒生朴漢欽等請文烈公趙憲文敬公

金集從祀文廟疏批

省疏具悉文烈文敬兩先正之道德學問造詣淵  
源實合從祀之列周幾張豫程敬朱誠與夫敬義



夾持明誠兩進即下學上達千言萬語中準的也  
精英也古人亦有定論於兩人然躋配重典自昔  
難慎今何可一言即諾於爾等

八道儒生李明采等申請文烈公趙憲文敬  
公金集從祀文廟疏批

凡有關於裨補斯文之功者予必欣然樂聞而贊  
成之况茲兩先正殿廡之賊舉豈待爾等之屢籲  
而其難其慎致意却顧者昔躋文元今祔文敬父  
子并侑於典無稽曾點曾參雖以及門之高弟升  
堂從享尚矣不可方論粵若先正文靖公金麟厚

洞見義理之大原獨得其宗而其危忠姱節之往  
往發之風騷不足以為多古人論國朝人物道學  
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先生庶幾云  
者予亦云然今爾等章甫之疏凡三徹不以文靖  
弁馬何異於有子之似聖人而不與十哲同享爾  
等退與林樊隱德之士講明之

京外儒生李奎南等請文靖公金麟厚文烈  
公趙憲從祀文廟文敬公金集殿食事博詢  
公議疏批

爾等以文敬父子并侑之為鄭重益有光於文敬

云而又引儒賢之往復書札以證之士林之公論  
可見不謀而昭然予亦無二辭矣文靖文烈從祀  
之請豈欲軒輊於兩賢而入我朝以後首闡性理  
始見大原天地中間只知有仲尼紫陽二人即文  
靖一人而已雖使五賢以下從祀諸儒在今世皆  
必讓與於文靖欲舉追配之典斷當單舉文靖然  
後有功於斯文嘉惠於後學宏功大惠隱而未章  
者庶能酬其萬一唯予寤寐俛焉一念孳孳在於  
修道之為教一句豈可以否德或忽於當仁不讓  
師之義乎大抵師之所在道之所存爾等若以予

言為不離於道更訪草野韞德之士將此批旨與  
之細叩潛繹以求其單舉文靖莫涉於不僭不汰  
之方也

行護軍徐有臣乞休致疏批

先卿文清與南文清後先有稽古之勞予視卿等  
如視家人痾瘳與共無欲不遂卿以先卿之子持  
盈盛之懼決意勇退不俟年至卿言可感卿心可  
貴今當矯時正俗之會如卿泊然於進取者若不  
副其懇其可曰念先卿乎疏懇特許所請

右議政尹著東請壬辰義兵將梁大樸加贈

賜謚筵奏批 附註贈兵判梁大樸忠烈公高敬命賜祭教故忠臣梁誌莊贈

予意則以為此人倡義先於贈贊成高敬命勇斷優於忠武公李舜臣而殺身危忠與兩人同歸一閱遺集英爽勃發如見其上馬討賊下馬草檄之狀向於禮判入侍也以朝家崇報之尚欠稱當并其遺集之板本不戒于火指示丁上斷爛謄編而咨嗟之卿之所奏政合予意贈戶曹參判梁大樸加贈正卿賜謚祭內藏青溪集及倡義錄令內閣下送道臣處開板印進其子太常正梁慶遇忠勇

勁直政是肖子名臣文章筆翰猶屬餘事况棄官於戊午遯跡於癸亥節義隨處圓全豈或泯然加贈一階其所著霽湖集一體印進仍令道臣改旌其間曰具官梁大樸梁慶遇父子忠義之門

不慨然乎向見遺集益知其所以事不知使之特贈爵秩上卿天官何贈可斬我國凡事只看勢力觀於李忠武之未贈上相反讓於其麾下統帥年前始雖加贈銓曹之難於秉公自昔而然然今日因厥稿印出事聞之前政所贈卽戶判云寧有是也贈判書梁大樸贈職以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改付標啓下而文銜俱帶經筵文任成均金吾春秋武銜例兼訓鍊別兼五衛宣謚贈誥日遣官致祭狀文吏判既經文任使之即令撰送每欲一番致祭於高忠烈而未果此人與忠烈為伯仲此入另贈則况於忠烈其可忽然贈左贊成忠烈公高敬命家亦於贈判府事梁大樸家致

祭時同為賜祭○昨見儒生梁性默之居魁於節  
製思之其祖故忠臣梁誌即壬辰朔寧殉節三從  
事中一人而與方伯沈岱共約同死節義之凜然  
至今如生年前特命立祠朔郡揭號表節備祀四  
忠亦皆贈職旋間矣問於性默獨渠祖見漏云豈  
非欠事故忠臣朔寧倅梁誌贈職旋間間一依尹  
慶元姜壽男  
已施之例

右議政尹著東請故統制使柳珩故訓練都

正柳炳然贈謚筵奏批

柳氏之門何多忠臣名將也與忠武貞翼伯仲家  
聲往史所罕聞忠武後裔屢勤收錄貞翼家與此  
家年前柳相斗一人付祿近日李得馨一人越薦  
何異於儀不及物際聞卿所奏實獲予意大抵故

統帥贈領相柳珩其孫故都正贈判書柳炳然即  
忠武公李舜臣貞翼公李浣之或舉以自代或薦  
以將才者其人之為名將觀於薦舉者可知何况  
涅背之忠祖孫同然則易名之典不施於我東之  
二武穆而孰先乎特并贈謚故知中樞兼揔戎使  
柳琳之為 天朝全節於金州之役彼人至今嘖  
嘖而柳孝傑以珩之子不屈於弘立之辟府庶弟  
智傑未冠而遽髻自請代行殉身深河孝傑之子  
又有故訓將贈領相柳赫然與炳然俱在貞翼之  
薦密勿訐謨無不與聞人謂相須之力譬之如左

右手向因試武士駕過太平橋也路出故將家遺墟咨嗟者久之今於其家收錄之日何可或為或否柳智傑如無旌贈之事詳考文蹟施以當施之典故訓將柳赫然奉祀孫坐罷者叙錄又思之忠武之子菟殉於丁酉薰殉於甲子蓋殉於丁卯而旌贈之典尚無所施云今於柳智傑旌贈問議之時忍於忠武家不施之可乎各贈華銜

館學儒生洪準源等請文靖公金麟厚從祀  
文廟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先正文靖即我東之周子也兩程

張朱先侑聖廟而使周子獨漏於從祀之列在兩程張朱之心安乎否乎爾等今日之請即趙文正李文純李文成宋文正之心也允諾之姑徐至今意在重其禮慎其事而已疏既三上更何持難爾等所請先正文靖公金麟厚配食文宣王廟庭事許施令禮官取考典禮卜日舉行

廟堂以江界三川坊新闢地限年寬稅啓批王洞三江榷等地之十年寬稅何異於兗州田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與共他州乎朱夫子曰除却治水八年蠲賦五年摠計為十有三年大抵十年

之限倍於禹貢非不知太久且遠前既從其請而到今出稅近於罔民依前知委遵行至於三川坊事諸議亦各有據予則曰當此上土移鎮之時攘廩剔柘立治建舍有非鎮將一人之獨辦勢將役其民如欲役其民盍亦蠲其稅舊伯雖以移鎮之費當用賦稅惓惓於前狀今奏而從願許入與勸令募入有間則十年之限不必援用應式三年勸耕外加蠲兩年之賦聿追禹甸之成賦遺義政合謀始之體以此施行此後四郡土地之次次因民願加闢者只蠲勸耕三年稅以為例度支版籍司

載之掌攷

政院因雷異陳戒啓批

爾之六條絮屑不可以應文看也使言路真正開廣則豈有可聖之言而率欠稱停非捏則誣善者不彰惡亦胡瘳滾作尋戟場中孰有推車樣子於是乎取倣華扁治表之術對而投之只箇好吸斗醋未暇及於麴蘖之作醴邈焉和衷之績庸而其弊也職是弛弛予不得不自反使人才真正登崇則豈有可改之規而右賢左戚之本意反愧於西京中夜以思每覺瞿然欺竊成俗威福潛移張弧

伏莽人皆卷舌年来非不欲去太去甚丕新觀瞻  
特以才難且乏昨日今日徒事容與所謂夫夫揚  
庭之美不啻全未全未於是乎竊比老彭觀井之  
義靜而鎮之只箇做得南羹殆相反於茅茹之拔  
彙謂今時政果大行黜陟乎果無所偏陂乎君子  
道長而小人道消士夫知禮義而庶民爭慕效乎  
予不得不自反又如爾言紀綱之不立奢侈之未  
祛士趨之如此民隱之如彼於予無非自反處爾  
等勿以予欲自反之六者敷教謂莫我與先從爾  
等又各自反於惟允之際暨于凡百有位莫不體

予自反則反今回古轉災為祥豈有過於此者乎

禮曹文正公金麟厚從享時東西廡位次換

奉啓批

附註外邑鄉  
校告由教

位序似然而六版之換安事係重慎只請知委本  
館舉行未知為當朝見泮長已以在外大臣儒臣  
雖難遍詢在京大臣處使之獻議然後歸一以示  
重其事之義為教且况原續五禮儀文獻備考等  
印行之書不但錄其東西位次 先朝御製文廟  
從祀錄亦是不易之刊本則今番釐正之後從祀  
錄不可不更印以遵 先朝定制之本意雖以告

由一事言之尋常修改亦皆先告則諸儒祠版之  
互廡移奉禮當措辭於祝帖并以此意發遣曹郎  
收議于在京行公大臣因此而又有詢問者配食  
之禮 太廟聖廟豈有差茅而今聞卿曹考奏之  
說教書徑傳於本家從享時無宣教之節云此必  
以罕有之禮文獻莫徵而然今若略倣 太廟配  
享例其日先告事由於聖殿而仍於廟庭宣讀後  
陞祔當廡禮畢以其教書賞傳于本家庶合儀文  
諸道列邑皆於今年內舉行而告由之節略倣京  
中文廟東西廡酌禮之故事告由於先聖位致侑  
於當位而祭品爵一盛清酒豆一盛芹菹藟一盛  
時果曾聞外方則別設禮成之祭無義莫甚自今

丞革  
謬習

經筵官李城輔引咎疏批

向來曰疏曰書已屬水流雲空今何必追掛齒牙  
耶爾疏以父子同列大為宋文正所嚴斥者追後  
考見為說覺之固好後時何妨大抵求疑於無疑  
設疑而釋疑即問學之第一好道理况於儀文節  
族之間雌黃於朱紫古人比之聚訟予於曩事亦  
以為云

吏曹判書沈煥之疏批

臺閣之不得為臺閣久矣戚畹竊威勢則畏他姸



列聖御集卷之十一  
二  
姻外朝顯寵權則怵彼嘯嚙雖爭呈萬言彈章除  
非切逼於時諱等是死僧之杖卿亦試考內閣所  
在御定章劄彙編及公車文叢數百餘冊幾十載  
之間苟無論其說之輕重緊歇生意下手於當路  
者頂門上其人阿誰所謂數百餘冊蠅頭字特皆  
郢之書燕之說於是乎位日益高氣日益豪期以  
長此樂而保此利者每忽於知止之義莫遁乎惡  
盈之理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之謂也朝廷  
何負於此輩此輩負國相率入於罟獲言念及此  
令人不寒而栗如使臺閣隨事勤攻人人皆能樂

聞臺閣寧或不得為臺閣自有昨春屏姦之處分  
接此而在黜陟激揚之地者彰瘴稱停人心懼服  
獎一而勸百勵十以戢千舊俗維新囂習底靜藉  
令癥無可洗之跡疵無可覓之端日望其月朝之  
來諷說者登庸敢言者擢拔遠邇瞻聆咸知其今  
日規模分明如此然後卿可以無忤於奉朝賀疏  
中尊聖德於三古之句語而以予觀卿誠未覺其  
何政之稱停甚事之懼服出自卿手之臺閣即無  
非言出其口罪隨其身者流此果卿則進諤諤之  
士予反施訑訑之舉而然乎哉苟或不然卿之夙

夜憂懼恐負大何豈待人之所云云今於寥寥寂寂中諫長陳腐常談看作有意用心聞朝廷之教尚不念顛倒竭蹶之方萬有一人皆嫌於專用卿等當言處却步不言而囚舌則卿之狼狽且置之依舊是昨春以前爰象卿等之罪合置何辟

領議政洪樂性乞休致疏批附註知事李敏輔辭職疏批

丁巳

凡者隱身也校者扶衰也年雖至於懸車禮實昉於投轄宣賜之期已命卜日三字之銜豈或準施至於卿之異於人之至懇予所感卿言而銘念卿

當信如四時守若拱壁者書庸識哉兩老回卷二子頂玉地上

仙之衰於卿亦云

時原任大臣請施李明淵屏裔之典聯劄批四亭八當之謂義當然固然之謂理雖於當然固然之事須得四亭八當之宜然後始可謂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偏不倚無少虧欠之真正大義理也差豪謬千忽於微也朝薰暮猶忽於細也故愈微而愈謹愈細而愈矜容臘之勇斷此也今日之寬假亦此也拘拘於粗跡上寬勇黽勉聽從卿等之說則有非平昔義制理推率循其

則之本意何惜於李明淵何顧於李明淵而有是  
教耶顧惜之者其官言官其事言事而上一半能  
討兩囚下一半專攻時政若有十倍於兩囚之罪  
而無貳辭於三尺之典者云緩云遽之間曰可曰  
否之論尚又歸之以右袒目之以背馳施之以同  
情之律乎苟如是也反為圭玷於真正大義理未  
可以大畏民志藉使明淵失其常性負君恩而附  
匪氣懷不滿於中情托敢言於外面是亦可怒在  
彼於我何有

安昌君燥疏批

先朝庚申年上號於 東朝別有為所重也若以  
母臨年紀之彌久而欲舉徽揚之典則當行於三  
十年辛亥四十年辛酉五十年辛未而前乎庚申  
之辛亥而未嘗舉後乎庚申之辛酉辛未而亦未  
嘗行行於三十九年庚申在於所重不在於庚申  
也此所以今戊申不敢講是儀至再昨年乙卯  
慈齡五旬始加美稱凡今海東臣庶孰不知予之  
意且况是何等莫重大儀文則卿以無稽之說不  
守本色挺身封章不審大矣昔在 先朝有一宗  
臣為似此疏舉嚴賜處分即所仰觀卿則施以不

叙之典以為妄言邦禮者之戒

奉朝賀金鍾秀告歸兼陳所見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當遠離之日有此告歸之章而惓惓於大義之或晦媿媿於微言之莫彰歷說契悟之所自由仍叙三十年如一日之秉執卿言非不足聽卿心固亦可感但李明淵舉措卿則執其跡而論其痕不欲區別於虎羊之鞞予特知明淵之為人曩於面對略有云然今豈更有他辭其詳又在賓筵記注卿可取覽卿將好享專城之奉戒駕在邇未前一造寧或鄭重茲於宣批之行

兼訊路引日期

備邊司以華城募民事啓批

城于華為所重也漢時徙豪富戶於茂陵况此城之所重在於拱衛 仙寢環護行宮其體貌之尊嚴比茂陵尤有別焉使京外四方之富戶聞風爭集若水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自至交易之物無論某事不拘何項各令通得其所欲爭相勸其業樂其事安其土利其利則是所謂千金之家可比一都之素封而始可言為所重築斯城之功效於是乎渠輦之功甚鉅當觀誠實勤

恪之如何次第拔擢用以示信王言之義

領府事洪樂性將作郊墅之行請解兼管諸  
司劄批

夙宵顒若之餘甘澍霈然測雨器水深且近半尺  
為三農萬萬慶幸中書重任卿既卸解膏車秣馬  
徜徉乎鏡湖綠野之間安往不可卿其隨便盤桓  
如劄之請而兼管都相諸司各有提舉未必為勞  
於卿安心撻察

左議政蔡濟恭因人言引義劄批

世之持卿把卿侮之蔑之者是豈卿之忤於世世  
亦豈真惡於卿而然哉朋淫于下餘風未殄汲汲  
於黨同而伐異其勢自不得不是者不能是非者  
不能非私意橫流公眼皆眯卿雖日以嘉謨嘉猷  
對揚於廊廟之間言發以為疵据撫當隨至觀於  
今番事亦足為鑑查問云者問於臺臣之謂也而  
右相劄說此至於卿劄數百言曷嘗有這箇一問  
字耶為其查正令承宣問于臺臣捧現告現告改  
捧之請亦右相劄辭也大抵本事命之者予也請  
之者右相也而間於其間之卿忽地替被陵踏朝  
體之寒心姑舍是予心之瞿然為如何目今百度

雖不負萬事雖不振手中之衡秤不欲為人所低  
仰人若敲撼其將依其言副施又或窺覘其可墮  
其術露示乎予有捨卿之心然後捨之卿有負予  
之跡然後退之雖使李羽達洪致榮輩在於前後  
左右而投匭上章迭名爭出何損於卿何害於卿  
哉大臣事君之道異於具僚先國事而後身計莫  
云人言之不可不恤事到不得不然處自有時措  
之宜卿若知身不已有之義體此十行之諭更勿  
以引遞等語煩予黠續三公亞於一人三公尊一  
人亦尊卿等雖欲自輕得乎

禮曹判書閔鍾顯請祀靈星壽星疏批

附註  
內閣

博攷  
啓批

詩之絲衣曰絲衣其紉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  
考之休朱子釋其大旨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祭  
即祭靈星而為農祥而祀之也爾雅曰壽星角亢  
也按角亢為列宿之長稱壽星壽星即老人星也  
或於秋分日享之或於千秋節日享之即祝萬壽  
之無疆也靈星在角宿北距北極八十六度老人  
星在弧矢南距南極三十八度自周以來祭於仲

秋之月至漢命縣邑各置靈星祠唐宋仍之我朝  
 之并祭二星者諸侯得祭邦内分野星辰而漢挈  
 山在我邦常見老人星至於祭靈星天下通行之  
 制也祀令儀節皆載於五禮儀卿職在宗伯請申  
 明而修述之者正合祝豐祈壽之義而祀典至重  
 令内閣弘文館博攷我朝已行之禮以聞我朝家  
法致誠  
致潔於祀典尤致敬慎於似此享事以予重農而  
 頌豐愛日而祝壽之心手釐新編在于丕上者久  
 矣尚且遲遲屢加紬繹之者祀令雖列於小祀其  
 禮重其事嚴今於申明之後齊明禧蠲如朔祭定  
 制之初可議修述此予所以樂聞宗伯之請而更  
 又顧問於卿等者也侯邦之行之不備已例之綽  
 有可據不待博攷而知者問于  
 大臣儒臣仍令文任之臣獻議

司僕提調李秉模筵奏批

箭串牧場之牧馬欲試修明之效者久矣越趙鄭  
 重而荏苒至今者特以紀綱之不若昔也昔者發  
 八道丁夫建築城垣始自龍馬峯南至于箭串北  
 至於冷浦而箭串以外限以纛島一帶冷浦之内  
 界是大川直流南迤西迴至于拜峯而又豎柵設  
 門其週遭如是之濶遠經始若彼其博大山之外  
 垣之底畫野百畝許民耕食食之者皆食於官而  
 俱隸牧場嶽瀆助其勢田民共其力場内之東西  
 南北即放千羣孳萬馬之所而亭號華陽地亦名

區八駿之從此出固其然也紀綱漸下百度叢脞  
所謂朴排之法作而燾島箭串之間便不為牧馬  
之場於是乎害於馬妨於牧不一其端環場內外  
無非蠱賊而丘隴纍纍然畎陌井井然甚至隙地  
蘆葦并入宮房之折受大抵地用莫如馬牧馬於  
是地以補東城之遮障者豈特馬政政在地利毀  
畫之不足踈虞莫甚謀國者孰不先欲留意於修  
明二字而紀綱不立則餘事皆苟也此所以一任  
其不能收拾而年前一大臣銳意修明購騾而實  
其場聚牝而殖其種加以懃懃於樹藝之政予猶

以為太上克復燾島之水朴排其次都執朴排外  
水田旱田作環衛狀如私田八井之於公田一井  
衆心牢如長城馬政不期修明而自可修明云爾  
仍以試之之意許之而太上與其次之策姑舍是  
其後攻駒之大節細事果然有日計月計以至歲  
計之實效乎不可只為定式於樹藝一事卿等以  
下慥慥孜孜而俾此修明之舉為名實相副之一  
助地利也馬政也追昔年初設之 聖謨宏規則  
不惟卿等之與有榮子亦始可自信修明之為當  
然底道理先從筵諭中其次條件而竭力盡心



左議政蔡濟恭論事劄批

凡今四百四病無一不為孽為祟於卿之前所謂文具今所謂塞責其證類屬於陰脆脈訣涉於虛浮惡如烏喙毒如沙工禍有甚於洪水猛獸人知烏喙之不可食沙工之不可近懷襄可使隨山蛇龍可使放菹獨奈塞責與文具之病根護疾而忌醫和泥抹粉之相襲遮鏹偷鈴之皆沿事君如彼而凶于國事親如彼而害于家家而不家國而不國則是尚謂人乎鬼乎中國乎夷狄乎噫誠者天也誠之者人也反於誠是曰偽偽之枝榦筋絡曰

文具曰塞責所以矯革斯二者之方當於何求之即不外於吾心之本原予亦坐在這裏既聒於衆楚又泥於十寒即事即物非不著工於懋實朝而出一今夜以省其私始似充然犁然者旋覺瞿然歛然今日世道朝象之日委日卑孰當執其咎而當其誚哉風草之喻聖人必不以欺我之辭設而為訓則治而日不後志教亦日不從欲昨日不若大昨今日不若昨日日日新又日新之成效明驗漠然有歲月如流難推尋之歎此時求助如渴求飲向卿一劄痛說病源不啻乎蓄七年之艾瘳三

年之病卿於子薛居州也豈料深文之俗習俾卿不安於心此亦不後志不從欲中一事何有於卿哉何有於卿哉卿何引以為妄發至發控免之語甚非所期於卿者予聞大臣進思盡忠盡之為言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謂也卿若懲羹於弊俗乖習囁嚅趨趄却顧而退步是非孤負而何多少申申非獨為卿一人地政欲使人人消滅他四百四病共享其延年益壽之樂不亦休哉不亦韙哉所辭不允

春秋編印摠裁左議政蔡濟恭右議政李秉

模辭賞劄批二首

卿是摠裁之大臣也書告成而賞其勞上駟之易以文皮特出稱量又何辭為卿須安心領受卿於辭賞之劄敷衍於承周之文反之質之義卿之惓惓忠愛欽歎萬萬顧今澆俗弊弊人將不得為人職由文勝今若文之變而欲反之於質也則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雖似太迂濶時中之義外此何求故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及見卿劄益激予心隨處體認卿言要作座右之銘兼欲倍用力於施措之際也

經言道史載事而經中之史是書是已三重之柯  
則在此萬世之龜鑑可徵用之於經筵而探隱賸  
與用之於場屋而家誦人習咸識得箇義理則雖  
未能造其精微之極處亦庶為尊王絀伯內君子  
外小人之一助卿乃引卿先祖文靖公之建白於  
昔日之語仍請試之於今日言足聽聞敢不受用  
許令館閣稟裁臯比之錫寔遵彝典

持平朴孝成疏批

戊午

爾是游泮樂育中一人乃以民事開口張皇能副  
求助之念殊可尚也年穀之不登何限而今年則

屢朔之旱兼旬之風互發而層有殆似初見而調  
飢恤窮其策未易所以日夕憂悶不遑寧處者酒  
禁一款祀茲酒而已其次服田力穡純其藝黍稷  
暇又輦牽車牛遠服賈事其父母父母慶然後洗  
腆用酒顧今農夫不敏秧馬乖方人功之虧墮甚  
於時行災沴祀享之外并與洗腆之需而定限禁  
止固不可已然今出惟行萬有一攸司失其職有  
其號而無其實則荒歲之巨弊一曰擾民二曰擾  
民未有甚於擾之為弊惟今紀綱立乎否乎觀於  
紀綱之立不立而酒禁之當為不當為可以決之

爾若以紀綱謂尚可令行須宜更陳一疏也代播  
之發令仍許蠲稅出於苦心而今見爾疏既播反  
畊勒令改挿從又以鞭扑從事是誠何心雖未知  
何道某邑之若是無狀而今日俵災之守令即向  
者勒挿之守令也難責權度之精切云者爾言誠  
是依甲寅已行之例衆所共知貪婪昏憤不堪臨  
民者不待殿最啓聞勘罪無憚大吏無拘曲嫌越  
趨因循者廟堂糾察論勘

掌令鄭寂成疏論臺臣任長源被推後避嫌  
啓批

矯俗一何難哉導之使言不中无咎不諱勿責從  
又獎之賞之尚患其依舊軟熟無望生割如爾者  
逐句紬繹逐段鉤贖抉瑕聲罪覓癥搆釁乃為此  
等悖常之論前恥未洗新弊反甚聞者解體為害  
非細爾亦不率教中一人寧不駭然以諫為官許  
其言事則豈可裁量取捨於敢言不敢言之間擇  
言而發乎以今習氣能有納言之疏竊幸今世亦  
有徑情之士爾所謂可罪予則曰可賞豈其賞之  
不厚致爾䟽避之雜進乎若更不即明示弦韋無  
以定其趨向爾則削職司諫任長源同副承旨除

授

訓院移蹕時庭請啓批

聖人人倫之至予所願者學聖人也周公不疑管叔虞帝常見有庫若謂姬舜非聖人則已否則予今日之舉豈聖吾不敢之意也是舉也始於挹清之樓而至于再焉又為於南小營者一為於北營者一於太倉於畿營於敦府之前路於鍊戎之郊館於金陵之行殿於今日是院而一為再為幾為十餘者誠以予鬱陶結轡之私情不可以不伸而慈旨屢宣順志為大故遠于將之則郊遠之外也

稍欲近之則城闔之內也汀花渚柳之托意馳馬試劍之寓令霜雪之夜風雨之晨經營揣摩積費精神而才經一番撓鬧輒致一番委呻未衰而髮白未老而齒落予近作何狀也千載之下想亦有知我而恕我者矣予雖惛然豈不欲出之津防置之京第俾朝夕源源而非曰徐徐蓋有埃也沁帆一閃風波隨惹轉轉至於至難處收拾不得之境界將無以保我廷臣則無寧自取於尺布斗粟之譏而一年一見命為年課使彼聒聒者眼稍慣而耳稍熟吾心到此安乎不安乎苦乎不苦乎今年

則自夏徂秋一直悶旱䟽決庶獄日不暇給滾到今日而今日幸相值矣昨於判府之批有所云云以其姑未入城也趨鑰招來將欲叙阻今又直言於卿等亦示信也顧此孤露之心見其來也充然如有得見其往也愨然如有失而默計底靜之會遐圖能全之方今亦復欲還送大臣以下勿事更煩

綾州牧使李宗燮應旨陳弊䟽批

出自絰幄條陳民隱在湖南又能先於人殊可嘉也其中首論之扇政事聞甚痛駭爾邑即叢爾十

室而以竹斂民歲過千金爾所謂他邑可知嶺南又然云者誠然矣扇政胡大事也年前至煩廟堂之關飭而其效蔑如寧有如許紀綱加斂之竹錢尤為無狀為先輩罷已捧者還給更犯者營邑之臣重繩至於青大竹事一簣之費殆近數千豈不欲聞即蠲除而取瀝和藥實有開鎖之奇效自多波及雖難全減亦豈無方便處置之道許令爛商稟處湖南民庫事結收之不足戶斂而後已其弊言之痛哭云者爾言切實矣朝廷之所不知大農之所不管而中間營私之弊民將盡瘁不聞則已

登於疏章者屢矣若無真箇刮目之效則何以慰南民乎昔者故相李宗城於關西嚴立民庫節目而列邑之托公染指不為遵行者其首鄉先斬後啓為式關西猶然况南中乎姑以不屑之意前年先使廟堂嚴飭道臣俾各釐正未知其間已為釐正而綾州一邑獨未被救焚之惠乎抑兩南伯看作例飭初不留意下手邑宰亦無股栗竦息一任其襲謬乎關西一方伯所能立威守法之事廟堂何難禁戢廟堂雖忼愾朝廷有紀綱則不率教之道伯守令若不拿致王府勘以當律而立視民瘼

徒事剝割之守令直以贓汙律嚴囚南間月三嚴刑期於得其情實則其朝廷其可曰朝廷乎其間何以舉行與否居廟堂之人豈無查知之道乎關西亦以故相節目更加修明無或干科之意宜使該伯知之今番三南侍從邑倅諸人上疏先從此一款之耳剝目擊者或廣探或詳問論理敷陳萬一顧見頽面言不直實者其為辜負當如何令政院下諭于各其道秩高守令使之遍示道內諸侍從無論歉歲豐年於小民務當不撓於長吏宜益懲貪近來貌樣果如此乎否乎誅一貪婪之吏勝

於賑濟萬口飢民其可忽諸寺奴婢事必欲矯改  
即予苦心換奴為保豈不便當然而辛亥特詢之  
後姑未免依舊牽架非欲因循意在一番大釐正  
才於嶺奴有嚴飭飭墨未乾爾以湖南之邑宰說  
弊又如此則最多之西北切骨之瘼尤可反隅大  
抵今之持疑於通變之論者以箕聖遺制奴婢居  
一不可輕議毀畫為言所以至今未決者此也僧  
役番錢邑各異例猶有俗人之替當處略加濶狹  
俾知咸恒之義惟是營邑之臣因俗制法之如何  
未知爾邑以保名代捧之例有之乎若有其例仍

之亦可初元頒令即罷刷官而刷官雖無吏姦反  
滋無告之備受困督如在目中既聞之後何可循  
例賜批即令廟堂先為嚴飭三南道臣按例周察  
其不能束濕之守令隨現狀聞續當按廉道臣舉  
行之勤慢而內奴驛奴則一也一體各別救瘼  
俾有大釐正前絲豪實效

右議政沈煥之拜相辭疏批三首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於大拜後初呈辭本而首  
言處置得宜四箇字政道予所欲道者凡今為俗  
之弊難一二計而莫有甚於人各為心以心觀心



心心楚越車不推乎康莊室亦為之畏壘和衷寅  
協固尚矣下殿一如上殿時以至義理則似章而  
不章規模則欲矯而不矯此曷故焉蔽一言曰處  
置不能循其軌也退計數十年前竊嘗所自期者  
尤悔懊懷恍然坐我汾水之秋而望道未見燕居  
發歎予亦不知其何為也抑予聞之羣飲于河各  
充其量程門之教人也人人樂為之用郭氏之用  
兵也蓋其舉措允愜物情則片言或重於九鼎方  
輿反輕於一羽而干戈衣冠語其致則未嘗不同  
焉况為國乎舍此奚以哉今之取於卿者非踐歷

也非才猶也政欲承佐於陶鎔之地彌綸於渙萃  
之象芝朮之并蓄蓋底之相脗俾一世喙息跂行  
之倫咸有以于于然自樂知無不言言無不進我  
於是乎而康而色而翕受之優容寬假裁酌損益  
一半點私意莫或參錯於其間而純然一出於大  
中至公則蕩蕩平平之福壽考康寧之美四方風  
動人將歌舞何有乎民隱何言於朝象卿駐江干  
且有日矣蒼葭白露遡洄良多須體至意出而論  
道庸副予側席虛佇之思  
夜行攝享於 太室出宿齋所坐燭屢跋仰念

列聖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祖宗盛際俊又在廷涵育元元風流篤厚協寧寬  
舒以詔我萬億年无疆而永惟光前裕後之圖心  
竊有蘄於鼎軸承佐之地矣際見卿巽牘又至江  
湖軒墀若與面談卿之甌卜已有月非不知日事  
敦勉而以卿持重也姑且遲遲盖亦優游不迫之  
義卿庶幾亮之前批且悉予意卿須即日肅命不  
聞對颺之方庸副朝野之望

卿登台司月三改而書亦三上矣徜徉於海嶽江  
墅之間而遲遲久而又遲則予始可以敦迫於卿  
而卿亦無更費之辭矣卿須體予延佇之思即日  
入城肅命予當整衣而俟之

左議政李秉模因災乞免劄批

休咎徵於五事五事求於五行五行驗於天人其  
際甚可畏也大抵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貌屬  
於水以至著對至微互為其根吾心寧則天地之  
和應焉惟今雨暘燠寒風無不交錯失其叙朝有  
杌隍之歎野有殿屎之苦艱虞溢目瀕洞熏腸而  
治日益不從欲人日益不率教予亦於是乎志氣  
頽闕血氣衰倦并與向來鉅鹿之想掛却一邊無  
一豪不伏作此等意思曾中礮礮轉覺不平吾

心如此天地之和可以應乎不應乎須自在三事  
百工之列者無不淬礪振拔舉措事事不苟規撫  
一一反偽邇之事君精白遠之莅官廉潔人皆為  
可仗可信之人則是所謂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中  
和之功用邳隆肝鬻似此策免之劄雖欲為之其  
道末由而將見雲觀之日奏卿雲興矣非曰求備  
意在仰成卿其勿辭安心視事

漆原縣監朴命燮應旨陳弊疏批

是日陽至之日也昔我先朝特下至日綸音詢  
及便民之策時有詞臣詠其事於帖詩予則未能

追踵垂綽之至意使斯民困而阻飢怵然竟夕無  
以為心爾章際到備說民隱爾邑即叢爾十室縱  
使掇得一半分痼瘼豈足為有無輕重而得寸亦  
寸猶賢於虛度是日諸條并付廟堂即令的確回  
啓莫或有塞責之歎其中十邑移來軍摠四十餘  
名還屬近於移疾特許除減所謂物膳疏黃營鎮  
募屬等案外勒徵者并行查汰大抵田功之於水  
利利且博哉荷畝決渠衣食億萬古今通然之道  
豈使白公專利觀於碧骨合德恭儉等堤已然之  
設始餘可類推近日籌謨十之七八在此一款另

當更加留意附陳前任河陽時民事河與漆等是  
龜茲何可一斬一施所請許之兩邑恒窳非殘蔭  
即冷弁而適逢法從之倅在邑民為回輦之機所  
以拔例措處也

梁山郡守尹魯東應旨陳弊疏批

爾章雖後於諸疏其言較詳於他說如對策老儒  
轉軸之體者殊可嘉也本邑流來未頃百餘結事  
特令道臣查決狀聞島中兩面民勢困瘁於旱損  
海溢獨被之害聞甚切矜况所請者不過是如干  
名退布於麥秋木條之代錢也特為依施前道臣

李泰永以流來各樣陳頌降等限三年免稅事未  
知其後營邑舉行之何如而今云量陳外忽又載  
之於出稅之案亦甚可惑分付道臣嚴覈限內猝  
徵之由法外徑收之處依爾言待明年申諭定稅  
無至解體密陽漕倉移設事前既屢詢今雖更陳  
其說當如前使之無拘前見別般理會之意嚴飭  
道臣機張戶結之弊十室八夫闔境荷擔既聞之  
若不另有所措烏在其借口寄聽於爾等之本意  
乎今爾一言在機民為回嚙為笑之好機會時不  
可失親執爬櫛於受弊之故必以一新之道指揮

然後以其槩略狀聞事下諭道臣而九浦之民困於昔無今有之採鮓云者尤合釐正仍令句管堂上與左兵營狀聞判下條件徃復道帥臣從長蘇掾草記鳴旨島鹽事其弊可勝言哉鹽政始於周官鹽人刮地之產熬波之味與夫汲於井積於鹵而成者各有祭祀膳羞商賈之用何嘗設官而征其利權稅而折其課乎一轉而為夷吾之富國北海之衆無復聚庸漢承秦法其利十倍再轉而為士安之理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至宋李沆始留意於寬民力而發鹽得船為便回船得鹽為利我

國鳴旨煮鹽亦倣文靖建安置倉之式近反官擅其收民奪其業半百餘釜所縮幾半島氓之失哺姑無論道內左右沿民亦將食無鹽而肌生毛年來補估添直徒歸有名無實予於朝夕對盤雖不敢求飴鹽之供此豈一分有助於民生日用乎爾所謂私船路阻則竊恐餘釜漸空云者道得如畫透破真境如今之計莫若治本令廟堂拔例措辭必以勿涉於權利如古茶馬麴竹之為則非但嶺民為大幸亦有關於世道時政之汗隆矣分養馬之既罷喂養反責贖木事爾言亦然無馬而責其

飼需猶近無名并責故失之贖有足關聽令該寺從長回啓還分之不以錢以穀營邑之臣自當按法遵例者不必更煩朝令而所謂回回分不食還之任其姦弊尤極無狀矣下納大同米木事繙啓之後弊復如前罪在道伯更當考察矣外此驛屬願納之弊在所當禁南倉債利之弊特從爾請爾其申諭今批之效益與否差待內移時一一條陳也

憲府請竄任長源啓批

任長源事臺閣又出一箇鄭取成矣朝家之深惡

痛斥於取成者意在於革謬滌滌以新一世之耳目兼欲明示好惡俾定趨向也齋所賓對亦既辛勤敷諭有耳者孰不聞之則其敢曰不知而為此啓乎萬一知而故為是取成之處分不嚴故好惡與趨向信之猶不篤擇之猶不精也大抵優容於長源者非為長源地即為朝象也為世道也官以言名則豈有敢言不敢言之言乎欲長敢言之風先從妄言於不敢言之事者即毋論其言之過與不及一例虛襟開懷使人人得以竭其所蘊然後目今弊俗庶或捄得一半分以是宮筵筵教至引

列聖行集卷之十一  
四十三  
園寢象設之制而諭之曰屏風石近所不為者而  
交河 長陵已例照而遵用以寓不以儉之義焉  
假使言者只知有勿為之受教不知有交河之已  
例而或有所爭執之舉尚亦付之勿問况華城城  
役雖有所重而比象設亦自有差等則長源之說  
豈足謂敢言於不敢言乎云云爾之今日發啓當  
乎不當乎是乎不是乎取成則已越點於歲抄爾  
何敢獨免重勘乎爾則削職在長源但容長源在  
取成但斥取成而已事屬華城關係何如也容與  
斥間決不可既提復提重言復言看作茶飯說話

此箇道理今日廷臣敢不諦認乎自明日此啓勿  
為連啓雖呈勿捧

右議政沈煥之遭彈辭免劄批

卿之引劄請譴不已過乎以卿而有日前之筵奏  
已量其無適莫空蕩蕩中出來公論亦必服其公  
心至於臺章堂䟽之侵斥特不過官師之相規卿  
亦以為美事則何必深加自咎乃爾卿劄中昔者  
之嚴處可謂回半夜之雷聲喚千門之醉夢今日  
肆赦無損於大義足為聖朝庇世臣之一端云者  
卿言略而盡矣附陳不捧之堂䟽臺章異於一事

迭發亟賜裁處云云雖出於恢張言路之意而既  
啓又疏即難矯之弊習流俗必欲痛革而亟改此  
一款勢難副施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正宗大王

文

備局公州幼學林博儒農書回啓批 已未

限田事言非不好勢難容議雖以三代盛時言之  
一夫受田夏為五十畝殷為七十畝周為百畝民  
生日用之繁田亦加畝蓋可知也晉太康時雖有  
一夫七十畝之制而其還其受史不傳法魏孝文  
始令均田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唐太宗口  
分世業之規亦倣於此及至永徽間兼并如故蓋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自秦至今千六百年能行授田均田者不過二百載自不得不罷其勢然也以我國六路帳付之田摠較之京外人口除文武官三千餘人雖人給一結不足為六百六十三萬六千餘結朝家自御極之初首先留意於經界之政每一念至夜輒繞榻而未得其要者此也分還合等事有班名而無率丁者借乞隣里而受還也每每闕失自是通患而雖於數三斗受去之時猶不免官屬之侵漁店主之費用况其數三包并受其能專一於種資農糧有未可必姑為試可於一二邑亦未為不可烟茶

事利害相半有如禁釀不可輕議新豐張公之言足為可據勸民節用事惟在朝廷導率之如何何責乎民自卿等苟存心於師儉自可如置郵予亦以此自省矣

備局公州生員柳鎮穆農書回啓批

嘗見先正宋文正敏公州牧使申沅所編農家集成曰朱子書中勸農文數條固羣黎百姓之所日用者其曰孝悌其曰禮義未嘗不竝及於修堤翻土之榜則不待他求而知所以用其力矣昔哉言乎可以為農家之指南化俗之源委而近見公車

日堆之章未有說及此者惟公州生負柳鎮穆能言之編是書者即公牧也今於一百四十有六年之後其言又出於公之士者可謂奇哉所陳十四條皆是南康榜文之支流也其所謂申明鄉約董勸農民者即朱夫子中春之月載酒食出郊延見父老以告農桑之務孝悌之方也其所謂付種移秧各隨其宜者即朱夫子浸種下秧深耕淺耨之意也其所謂雜穀代播者即朱夫子趁時犁翻多種二麥之法也其所謂頒下車制者即朱夫子有墾者賴車戽之術也其所謂均分水利者即朱夫

子陂塘淺漏合力開掘之策也其所謂農時不撓者即朱夫子貧民下戶枉被追呼之諭也其所謂綿田勸農者即朱夫子以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發下三縣之規也其所謂倣行社倉者即朱夫子以諸葛千能等家米置倉給貸之論也其所謂耕耘必先窮農者即朱夫子窮民歡喜之本也其所謂訪治牛病者即朱夫子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及時餵飼不得宰殺之訓也其所謂貴農勸士者即朱夫子學道修身興起民戶之旨也若其嚴山禁者即朱夫子所不言而以其南方多水而少

山也此固已試於古昔者專係於守令董飭之如何自廟堂以所進冊子中條件關後錄行會於本道外七道及華城府俾各看詳勸飭管下守宰可  
以效倣者著意採施期有實效其中糞田之利尤為要切於作農柳條之排田也浦泥之和灰也蓋屋之朽藁也鹹水之澆土也以至地肥則鋪檟葉而防蹲縮土浮則拘細沙而收倍利自有妙方惟人不行此在勤與惰之間耳故向於綸音拈出動之一字以為一篇之字眼今此數析能以勤為歸亦甚嘉乃

右議政李時秀拜相辭疏批三首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先卿文靖首膺講僚之選今距戊寅為四十有二年而先卿在台府十一年又於八年之後卿又作相予之所取於卿者卿克肖先美易直子諒之心足以康濟此時昔於先卿拜相後初疏之批特以坐鎮雅俗四箇字揭為一篇之宗旨而俗樣俗弊比曩時不及萬萬必也恢著規撫牢著根基集衆善而為已有使東西南北之人有一技一能者咸以技能願為之用卿則汲以引之無適無莫舉措之得宜在其中而枉直

不混化理底平予之望卿實在於是卿其體予委  
畀之至意安心勿辭出而承佐且况先卿未逮之  
志事尤宜隨處殫心卿若念及於此豈必待備例  
更諭然後始可幡然自餘更在明日敦諭

大臣當先器量有器則有識識進量亦進予聞之  
朱子曰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  
占許多地步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嫩哉  
斯言言其公也予所以待卿卿所以佐予不外這  
一字公之近乎仁猶畏之近乎敬凡百有位非公  
不做况於大官乎無物我不偏陂使羣工偕和即

日昨批諭之餘意也卿之聞此必有以犁然而翻  
然

卿之書凡三上而若批若諭予亦三錫矣士在巖  
穴尚克幡然相出相門若是謙讓未知袁楊家故  
事有如許否世道朝象之彌綸也民憂國計之經  
濟也政須迪知真謀之臣日前寄語左揆轉致勉  
出之意卿何又煩琅函用備黃閣之應文即日造  
朝以答予側席之想

備局揚州幼學安聖鐸陳農書後招見啓批  
安聖鐸之言决非臨時應旨咄嗟辦得者深庸嘉

乃侈靡之弊奚特妨農而已為國為家百害並至  
法禁之於化民末也苟使朝家有卑官菲衣之德  
卿等有省騶減樂之風則都民倣之四方則之此  
豈非上下交勉處乎諸條之付之該牧使採其可  
行者先試揚州一邑卿言是矣而聖鐸言中逐細  
利云云尤可謂切中時弊貌閱關市縱曰行不得  
若使朝廷只務勸農民間徒知力農一切反於是  
者必禁抑之則其為效將見上而紀綱立下而分  
業定駟僮之弊俗不期祛而自祛大抵我國之為  
國多賴士大夫之力者以其多讀聖賢之書恥言

市井之利真知如彼為卑賤灼見如此為高爽京  
外之民畏其廉威服其公明相信而從官長之令  
不敢為捨本逐末之計今之士大夫即古之士大  
夫此一款豈待更勸而益勉為聖鐸等漆室過計  
之憂乎適當呼寫批旨不得不略及之其中種柳  
一事水生木雖是五行次第為山者衣被草木鬱  
然成林然後土脈滋潤泉源湧溢而近來丘麓在  
處童濯一旬之曠川則立涸數日之兩岸則善顏  
旱田水田俱受其損豈但柳木一種為哉松檟扮  
榆椅桐梓漆無所不可年前故相之撰出松政節

目也有萬株以上別般論賞之議而未見一道一  
邑之奉行朝令者如是而何望民人之聞風趨事  
乎今不必別立科條惟在乎修明舊典使之信如  
四時至於種桑民生日用莫切於衣食而穀為食  
源蠶為衣源固不可闕一魯桑荆桑雖有樹植之  
各異元不須膏沃肥饒山野原隰著地則生有桑  
自有蠶有蠶自有繭粲粲衣服豈獨西人之子也  
今之道伯守令亦猶古之道伯守令何必使七寶  
桑田專羨於完平李相乎凡係栽種固待乎冬春  
而地桑一法取榘為當節冊子中勤之一字正合

此等處收功并以此意遍飭於當飭諸道俾有實  
效而每一令甲之下不求烹鮮之宜惟行毆爵之  
政其可乎至於蠶室種桑法意如何年來有所嚴  
飭而近聞一味有名無實何論我疆爾界勿嫌內  
府外朝自今年卿與道臣守臣往復論難別立科  
條以聞火粟一事山腰以上本有禁令特以生穀  
裕食之義姑不行劃一之法而痛禁之前在所當  
恤原田膾膾董荼如飴者若思沾體塗足終歲艱  
苦之勞則寧忍加一把增一束况彼确确山田燔  
木而鋤石人繭兩趾牛跪一脚出入虎豹之窟希

望秉穗之收而不待黃熟先稅青苗是豈仁人君子之政乎如其為切骨民隱莫如斯速提警何必拖到秋成冊子中豫之一字正合此等處施令無論公私屯田凡係火粟所在邑必趨登場後從實執卜而一遵通編二十五日耕作一結之例無或違越情債謬規嚴加禁斷繡衣賫去事目中此一條亦為添入仍即申明知委

章陵參奉金聖泰論三勲臣事疏批

昔我 靖陵之世金朴二文簡公共登小丘議上長秋之封事及琅函之徹也義聲動廷中而南國

之士懷其節名其丘曰學士之臺至今有指點咨嗟者爾以金文簡之孫當 翟禴追復之舊甲極論三勲臣事予心起感不覺通宵前乎此而為此論者亦多矣律之以天理人情揆之以國綱臣分夫孰曰不可而時際中興再安 宗社山河帶礪十死且宥昔先正諸人之不為直請者蓋有微意存焉况庭享典禮至重而嚴今於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輕易議到有非審慎鄭重之義矣

禮曹 神德聖后私第舊蹟登聞啓批

聖后本家觀津籍貫既是象山象山即谷山而今

其宮基石礎屹然宛在長踰二十有一尺明是世  
居遂作本貫而石柱必是舟梁以後起第時所建  
大抵邑報雖甚踈漏舊基則可以徵信况楊葉盛  
蹟遍在野乘且今月三明即我 聖后誕降之辰  
也此時此事之登聞若有所相然者就其舊址當  
親書碑面敬紀故蹟而碑樣依文昭殿舊基追慕  
洞 聖后誕降舊基碑尺度下送該道待秋成豎  
立而閣樣亦依右例又思之咸興府馳馬臺紀  
聖蹟而曾聞本府亦有馳馬谷名稱在於府北七  
八十里許山名岢嵐之南有馳道數里在山頂邑

中父老傳以為馳馬舊基邑牒之不為并舉豈其  
邑誌之不見關辭之不舉而然乎亦令道伯來頭  
行部時親審狀聞

壯勇營推尋石尚書家文蹟啓批

卿等不聞故相金致仁筵奏乎李源畊於春川之  
隴上與樵叟牧翁伍也人不知為寧遠伯之孫只  
憑流傳之言乃有拔擢之舉何嘗如田氏之有譜  
系陳氏之有誥勅為其證左而然乎哉水中之蟹  
草間之蛛尚為人愛憎况以石為姓者於我國果  
何如也當壬辰之役也翠華駐於龍灣皂蓋馳於



鳳城誠岌岌乎其殆哉其時 天朝諸公正紳拖  
笏羶然以笑曰外藩自相攻擊何敢仰煩大邦惟  
大司馬石公慷慨以東事自負排甲乙盈庭之論  
動百萬超距之衆垂德於不報之地而志決身殲  
竟不免為大僂雖使環東土小大黎獻家祭而戶  
祝尚不足為百身之贖矣今於滄桑百變之後有  
稱汾陽之後自言淮陰之子則將信將疑姑舍是  
其欣其感當如何唐太宗創大業為勝國忠臣襁  
褓之兒皆授顯秩况姓石者乎姑先付之御營給  
料以待文蹟之推現別加收用而亦令廟堂分付

畿伯東伯使之誠心採訪必求其可考文跡狀聞  
而今番使行或來頭使行時石尚書族譜不惜價  
費購來以為憑考之一助之意亦為分付譯院其  
能購來者施以該院購納書籍之賞典若得分明  
文跡亦當使之參班今禮判載之該曹掌攷

諭善李城輔疏批

今秋之必欲招徠既屢言之而及見來章又以病  
為辭見今冬令只隔一望不於此時強起赴召又  
將期以來春如是之際荏苒而已何乃不踐宿諾  
乃爾也到今答於卿者惟知一召字卿須即日上

來史官傳諭辭異甚摯此次則欲付之道伯而轉  
致予於卿可謂事事曲循卿固惠然來思思有以  
答予眷之方即上下疇酢之義未知卿能肯從否  
耶近予闡明朱夫子之書欲令家家而誦習人人  
而研究之者易詩書春秋禮論孟以外惟夫子之  
書為準於明天理正人紀也異端邪學之隨以闢  
廓亦未必不由於斯比之講明天人之大原猶屬  
節目間大抵是書明於一世然後國可以為國人  
可以為人舜之欲在於九章八音而汝明汝聽須  
有其人可以從欲予所以旁求專治之士先從句

讀訓義而欲備顧問者此也自卿等各舉所知以  
對揚則在朝者亦當爭進剡牘惟恐其或後卿等  
其可忽諸懷德儒臣處亦傳此意如何如何附陳  
文體事是哉是哉卿言即予意予意卿言亦有得  
於朱夫子所謂國初文章其辭甚拙有欲工而未  
能之之一段故予每諭筵臣以文而如下季良崔  
恒徐居正諸人始可以處詞垣贊皇猷外此皆苟  
也又下於此而金錫胄諸人之體出而颯颯之希  
音不復覩矣但學問之士反於彼世級雖降圖書  
雖遠猶將聖人之微言紬繹縷繹往往有發前人

未發者經學文章之所由分乃如此在今矯俗之道正在於不以經學為忌諱使中外之人曉然知趨向則世道其庶幾乎士氣亦庶幾乎此予所以日夜惓惓者也

禮曹洪川業儒趙鎮豐上言勿施啓批

倫綱不以貴賤有差等幽隱不以巨細有分別今夫趙尚紳者云是故都正外出而都正先逝命無治亂倫綱之不明幽隱之不伸于今九十年矣然於九十年間戶口成籍皆以故都正為父故郡守為祖豐安君為曾祖一一載錄藏之本縣及京兆

其後都正之子若孫曾之為京兆尹及郎官者如故判書以下不下為十五六人之多則何去而不之禁及趙瑗之為洪川也獨於丁酉一式而不許云云渠有何過於諸父諸兄之知識而有此舉乎所謂不許者不踏官印乎不踏吉挾乎不書於原帖乎不入於統戶乎既無明文何以取信而分明有相左之跡則何故不即還充婢案乎苟使尚紳者初非其家孽屬則初何為而頃給乎因此而益知敦寧帖之非虛罔矣故都正生時不為來見一款瑗說不成說故都正作故在於甲辰則渠雖欲

來見年纔九歲路且千里淮陰之子何以自言此  
可為非趙之證乎瑗之伯父故判書趙尚綱別加  
顧恤又其從兄贈領府事趙暉至今尚紳勸即鳴  
冤尚有誦而奏之於筵席者彼瑗也何為者前此  
意見之書納者既甚顛預今所云云首尾衡決又  
不滿一笑瑗之所告中尚紳毋以為此家血屬之  
說顯揚時一再來見之說有若為尚紳落石者而  
適足為尚紳引進之的據雖以趙家言之故都正  
既無明言而故判書贈領府父子之所以處彼者  
如彼且忠定公之有庶子人皆不知及其騎箕之

後始以著毛笠之奴屬號曰相國之子此所以忠  
定之高於人一等處則瑗必欲背馳其父兄而立  
異於倫綱之大節幽隱之久屈者抑何意義若然  
則何乃不於乃兄忠定事呈單禮曹以明其不然  
乎郭崇韜拜汾陽之墓未聞汾陽子孫之逐崇韜  
如今日瑗之為也家人共犯只坐尊長事係風化  
當照用金石之典而姑且安徐以其忠定之弟也  
以此分付瑗處造命在於人君定倫由於秩宗即  
自卿曹成給趙尚紳之為嘉善大夫敦寧府都正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趙道

輔庶子文案使瑗及戶判諸人持此文案告其家廟仍許刊錄於豐壤之世譜

左議政沈煥之重卜後辭疏批

重卜之意略及敦諭卿當幡然出膺何為更上辭本至於紀綱之不振莫曰非一葦可杭處置得宜則不振者自振隄防之日壞莫曰無千勺可發寬猛各適則似壞而不壞民生之不能康濟職由於勸廉懲貪之昧施而世教之不能扶植一則正學之不明一則名行之不修今日拯弊之道豈在他求惟望卿等之精白協贊自餘在面際卿須即起

造朝

領議政李秉模辭免疏批二首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從古聖賢說出許多道理而元元本本這箇是實然之理也太極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無往而非仁義脩之則吉而為君子悖之則凶而為小人此朱夫子所以先要人用力於主靜定性詔來學牖羣生也凡看義理祇當看大頭顱處於此分明識得則下面節節層層亦不過是實然之此理散以為萬殊而四亭八當合聚湊來大抵今人多坐不讀書聞道不早故見

理不明學無所藉故心無所主一有事為如絮如  
漚自以為盡分者都是犯分始以排闥為事至於  
碎闥而責之以犯分則并與常例迎駕而自拋始  
以下獄為限至於越獄而斥之以犯分則乃欲違  
禁免冠而自囚使仁者觀之無非井人人雖自輕  
其於國體何朝綱何凡於沁事予未嘗任予之情  
而拂人之性故須向萬撓之中輒開一線之路吾  
則從吾臣分則從他臣分蓋所以保沁謫在此保  
世臣在此此等微密義諦小大羣工尚亦苦予之  
志而諒予之心當此時有體國大臣從容昂位光

資大猷內以有轉乾之力外以有鎮俗之量雖於  
蒼黃紛聒之時不失朝廷之禮當為則便為不當  
為處不為即所謂身佩安危之大臣也大昨之筵  
先之以取喻皇極又於敦諭許之以相業所貴乎  
相業莫過於相須惟皇作極而立極為其相者為  
準為則敷錫於臣民于百官協和于萬民平章則  
朝廷之福也世道之幸也相須之如動靜之無間  
然後全有太極之全體能資皇極之功用欲如是  
也惟有讀書講明之而已更望即起幡然一以卿  
身之已能者申勉有位各修當然之則克盡固有

之性環海以東使聖經賢傳之旨煥然復明動亦  
定靜亦定太平有象可以自今日伊始  
予嘗聞夫子之訓矣其謂子產曰行己也恭事上  
也敬而仍詡之以君子之道大抵近世之人目前  
才有事輒不免撓撓勦勦行己也非不欲恭而率  
歸於失恭事上也非不欲敬而反近於欠敬氣先  
奪帥神不棲舍泯然一色漸成痼瘼顧子惕若孚  
號揚庭不過曰矯時改俗四箇字惟卿允元進止  
不錯昨年訓院請對三軍萬民咸聽于卿而階級  
層節燦然不紊及其洞諭予本意也濟濟之列靜

聽無譁往往有知感而起歎者又於今番依舊是  
茫無津筏垂紳戟門之外動必遵度不失其常予  
乃即日回鑾繫誰之力也今卿遜茲荒郊至以羣  
情莫伸餘憂自在罪則有之恩何辱焉為言卿試  
思之君相一體所貴相須區區予心卿必諒之予  
何嘗絲豪過飾於綸綍之間祇為華卿身而侈卿  
銜之地哉一則曰矯時二則曰改俗要其歸趣與  
前諭所謂保世臣云云相為表裏卿須安心調理  
俟間入城以聽予面諭

左議政沈煥之請禁採金筵奏批

日刑曹判付略言之矣此事不待兩言而決在於許與不許許採則賦其稅而通其貨不許採則申禁而已設令許採有萬萬全顛撲不破之長策顧今逐末之習務本為恥欲行反本抑末之政一邊頒示農政綸音一邊任他遊食射利可謂當句不成說卿於今筵既因詢問力言禁之之當然正合予意自廟堂申諭四都八道俾即嚴飭管下守宰各從境內禁斷雖或有營邑之令前設店處一切革罷以其淘採之類歸之南畝

左議政沈煥之請飭邑倅侮蔑鎮將之弊筵

奏批

守令雖三韓甲族邊將雖贖良常賤朝廷當觀等威爵秩而已近來諸道如許之弊相續登聞國而無紀綱何以為國乎設有弊癘之百倍於此決難銷刻安興加德則後窠為先以文侍從及武臣別軍職及邊地已行中差送守令等不受節制者使之直狀聞其後更以久勤差送又其後以有地處者時時差送事分付銓曹阿耳古羣山亦令間用此例

大提學洪良浩進興王肇乘劄批



列聖集卷之二十一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彰祖烈而揚先休莫詳於詩  
書而伊訓無逸主於告誡玄鳥生民專於歌頌紀  
載之體三代無傳焉非無良史氏也蓋其事至敬  
其義至大然耳猗歟我國家 聖繼神承如天地  
之悠久如日月星辰之昭昭實本於豐沛 聖蹟  
而尚稽一部掄揚之編特不敢也非未遑也此所  
以寶鑑纂次之日敬書 十九聖洪謨盛烈而興  
王以前則不得述焉也予小子夙夜一念以 先  
王之心追 列朝之心以 列朝之心體 聖祖  
之心紀陶復之基闡長發之祥以永詒萬子孫無

疆惟休者乃以一二貞珉之刻少寓追遠報本之  
誠今卿據龍飛之歌抽金匱之藏分年繫事著為  
一統信書此古太史之職也取卿所進興王肇垂  
二冊敬閱之深感卿誠令內閣開印奉藏庸作我  
家之琬琰

右議政李時秀請

園幸退期劄批

庚申

夜將戒駕心如離弦瞻望 珠丘若獲趨庭預思  
辭 園之時還不若不往此際予心益難按抑矣

諮議宋稚圭疏批

附註  
教諭

省疏具悉才聞贊善造朝之期充然如有得仍蘄

懷德之行與爾偕至際見爾章既異且謙遐心莫  
回翹予跂予之餘悵與媿并也大抵芝則有本醴  
則有源而巖棲巷飲力學求志自有日章之美孚  
尹旁達於朝著之上則瞻茲東岡之陂豈爾牢守  
之地也慶禮之後講筵將開此時薰陶之功竊有  
望於爾等勉須即日登途用副側席之思昔我  
先王孝

廟光陞儲位也始設贊善進善諮議等職以待山  
林之士時則有金文敬公為贊善爾祖文正公為  
進善徵士李惟泰為諮議至今稱官僚之盛揀可  
以比隆於三代顧予承先王之丕基行冊儲之  
大禮而爾之從叔都憲為贊善爾為諮議凡周亦  
世有奕其光爾豈不與有榮矣乎爾以爾家之人  
講道丘園克紹家聲登招旌之列而靡挾冊之任  
予心欣喜何以形喻爾須亟回東岡之志儀我講

肆

左議政沈煥之請臨軒傳冊劄批

附註冠禮冊儲都監

都提調李秉模等疏批

省劄具悉卿懇命賓之不欲臨軒冊印之傳於寢

殿一則寓孺慕萬分之一一則述聖祖已行之

典儀節雖似太簡其實自有精義矣

左相劄語即卿等之語而

其批亦言予意寢殿傳冊禮簡而意真且况我  
聖祖攸行予小子欲述之耳卿等庶知予意

右贊成宋煥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嘗讀朱子封事以輔翼儲嗣眷  
眷千百言而仍言蒼顏白髮之感千載之下可以

正宗

司馬印長卷之七十一

十九

想見其君臣之際矣卿既惠然顧我於慶禮之辰  
士曰時哉民曰樂哉而場駒可以永夕不意樊園  
之行直渡清漢浦雲汀樹之間翹予瞻言歷夜憧  
憧爵秩之進庖廩之繼即先王所以待先正先  
正所以受先王則予可不遵而卿可不膺乎卿  
疏中妙揀官僚嚴其規範莫或以惡小而近之跡  
踈而遺之云云旨哉言乎此固朱子之意也予既  
為之座銘仍飭銓部用作官箴卿以從心之年顏  
髮尚旺庶幾遲留以為薰陶之益卿何邁邁若此  
卿須即日復路入城副此至意

禮曹 陵幸取稟啓批

附註展 謁日教

今茲之慶即我先王攸錫也太廟真殿虔  
告慶禮而今日先謁真殿顧予孺慕際此無際  
欲於即日躬詣月遊之所粗伸忱誠瞻言珠丘  
夜亦明發竊想陟降洋洋嘉悅于上須予小子  
來拜也今春展謁當先行於健元陵次詣元  
陵展謁後親祭今番儀節皆遵聖祖聖后已  
行之禮亦當展謁於崇陵而局內諸陵展謁  
一體為之祭享則皆遣大臣而日子來月內當擇  
吉以此知悉

今日來拜孺慕當作何懷周旋象設  
若承玉音記此日之舉宜施於駿

正宗

司聖印製卷之七十一

奔諸臣一則志感一則志慶是日是陵豈可不  
為乎亞獻官左議政沈煥之終獻官右議政李時  
秀熟馬一匹面給贊禮執禮大祝典祀官以下諸  
執事賞典皆依 獻陵例捧傳旨而典祀官與執  
禮大祝同陵官陞 叙未出六者陞六本陵守僕等  
考例加數施賞 健元陵 穆陵 崇陵雖攝行  
皆依親祭例留齋室陵官仍其職加計一階之任  
守僕從厚施賞京守僕及各陵守護軍亦為考例  
賞施

領議政李秉模辭賞兼請收還趙榮順李在

簡處分劄批 附註左議政沈煥之右  
議政李時秀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卿於冠馬而為賓冊馬而為都提  
舉與以為幸何讓例賞乎且况賞典之并從太簡  
約予意卿當體悉於赦令亦用此規今日宥一人

明日宥一人實踐赦文中添入之赦句則始似簡  
約久當有維新之效此義不可不使輔相知之 地天

之道易簡而已天下之事彌綸而已在今益為時  
措之宜予欲以此為權為度亦望卿等之知此輔  
予

兩司請收禁令聯疏批

焉有以言為官使之擇言而發又從以嚴立科條  
設為禁令之朝廷乎然而為之者誠非得已也姑  
且暫忍踰得此嶺使伏法以外罪名次第昭晰無  
廢族無棄人治成制定之後不待卿等之言并將  
院壁書揭之多少禁令投之水付諸火即當大開

正宗

司印製卷之七十一

二十一

言路盡言無諱卿等須待之也卿等今日之疏涉禁謂之可乎不涉禁謂之可乎不露姓名極不光明然而所欲言者言之無甚異同於已給之本此而例批不誠莫甚其弊有倍於設禁卿等之疏留中欲洗去仍遞本職該房承旨遞差

三相再劄批

今番赦令分三等或先舉其大者細者或追舉其大而姑置與細而未及竝提者自今簪纓之家庶無黜昧之棄人曖昧之廢族大義益明於不言中而諸家各人之願忠莫違者樂為之咸圍於一視

之內世臣之幸即朝廷之幸而朝廷之幸亦即維億萬年之幸近日處分豈或毫分近似於任一已之聰明輕萬世之法程也哉昨因政院徵稟雖知劄本之到院不但以社享出齋經宿拜殿之餘何可應接這般公事乎使錄事往諭追呈之意卿等之請罪承宣必是錄事錯傳下教卿等若即詳問於該錄事當知其實

政院請咸鏡監司具贖罪人放未放成冊改

修正啓批

附註前承旨李羲甲處分教金吾赦文書申飭教承旨曹錫中筵奏

批

法者常經也有司之臣惟當守經遵常不敢錙銖  
 濶狹今見北關道臣狀本應坐及為奴婢依定式  
 不為舉論為說則得體甚矣此啓辭指何許罪人  
 乎誠如爾等之言則不有法典為道臣者亦當自  
 下取捨乎然則未放秩名目革之亦可大抵俗習  
 之難矯一何至此爾等不可不嚴處至於臺啓未  
 停之類雖點下自在勿論道臣亦何可拔之乎爾  
 等姑從寬典先施罷職今此處分非為曠蕩意在  
 明示好惡其於矯俗正習之方大有所關而然治  
 不獲志人不率教近日所謂此等啓辭雖似嚴於

隄防其實則皆從難可矯莫可正之痼瘼中出來  
 須用何術可以得來真正堪任者置之六仙之列

乎曰法云爾則何法不嚴且重至於赦典文書所  
 關尤何如也古則徒流安置充軍等罪名遇赦  
 則放放秩未放秩之區別即近規而後來之更添  
 稟秩名目又是近規之近規雖曰近規既屬定式  
 此亦法也諸道放未放啓本皆上來獨湖南尚無  
 登聞追聞之非特教非定奪而一承宣忽以己見  
 自外還送未放秩中干連深重之類使之刪拔修  
 啓而然云可謂妄矣罪名以其深重也故置之未  
 放秩今若刪拔則此類將為上不知中不知之罪  
 名寧有是乎其人固不足責其罪合置何辟赦令  
 纔過姑從寬典前承旨李義甲施以未放秩中首  
 律令該府公罪叙贖分付銓曹勿復廁之銀臺之  
 望俾近且汨汨於俗習而凡屬如許處反以不知  
 高厚作為工謀之方者知所為戒○赦文書中雜  
 亂莫若禁府文書廬聖中之書放不知幾許年而  
 因該府之互相推諉更錄於乙卯赦典其時未燭

正宗

刑部擬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姦弊只為更書放字又復混錄於久年秩若不追  
 知其如許特加區別則何以出場乎後弊所關百  
 倍甚於日前承宣之所為聖中則既蕩滌矣官職  
 當自如而揆以刑政其顛錯果何如也此後此等  
 之習當用反坐之律以此傳教令判金吾書揭府  
 中○該府事聞甚駭然若非因還持去之臺疏而  
 提問則玄在默事不知何時覺得且其本事至微  
 細并與罪名而蕩滌御極以後特使王府司寇刑  
 置決獄案三朔修啓之式與祥刑考審理錄錄啓  
 案猶且瞿瞿一歲之決囚分等出都以上藏諸寢  
 殿有司舉行若是疎漏所關刑政誠亦非  
 細向筵既有釐正之命使之各別審慎

禮曹以申思贊復科收議大臣啓批

大臣收議有未及唱第之語事實似相左使之更  
 為取考草記矣今見果然而且於其時筵教只有  
 拔去充軍花牌還納之教而無削科之命則拔去

之類每蒙分揀之特恩 先朝五十年間唱榜前  
 拔去者雖仍拔唱榜後拔去而仍為拔去者果有  
 之乎以此比例之則申金兩人之尚在拔去中適  
 因未遑俯燭而又有一事可以取做為援者 先  
 朝下教嘗曰乙酉榜面試時以慶會樓為賦題有  
 一儒生進前席惶怯對以忘未記得其前又有一  
 儒登第入侍也不能誦奏一句本文蔡判府時以  
 知申在筵奏言春塘觀光者罷歸渠家家人問塘  
 在何處則或以不知為答者有之此亦出於惶怯  
 豈真不知而然哉云云 仁元聖后聞之教以承

宣此奏不愧古人寬綽之風他日必大做者先  
朝每提兩儒事諄諄於倦勤之後其詳想在於起  
居注不知慶會樓題之一儒如申思贊不能誦奏  
本文之一儒亦如金處坤若於兩儒事諄諄之時  
筵臣有以申金事警效之則即命分揀可以仰認  
然則申金之分揀豈可以已處分之事輕議為言  
又然則如之何為當分揀似當以此知悉舉行

持平李敬臣八條時務疏批

省疏具悉公車近聞琅函際見爾章開口便說朱  
夫子附以利用厚生之方仗馬有聲亮非細幸曰

篤嘉汝可謂不負其職第一條語類云云予嘗以  
為大全出於夫子語類出於門人故大全如易繫  
語類如論語第於記載之際人品有疎密文法有  
詳略樂混全而忌剖析捨寶藏而取零金徃徃不  
免其失蓋大全語類譬之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二  
物也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一物也分看好合  
看亦好同處見異異處求同方可謂善觀夫子故  
燕而購書岳而刻人擬成一統大文字天開斯文  
予意若成則爾當與薦中人共聞編書之役矣第  
二條儀禮云云堂榮豐禁之制雖近於名物度數



之末此為基本可審不可忽也朱夫子釋宮室與爾雅略相出入而前虛而後實角牯而側廡則有如明堂布位井井秩秩自王安石以後儀禮不講而舊法從而不章鄉禮合編註說中違於禮意者真所謂有司失其傳自內閣詳考釐正第三條飲射云云飲酒所以勞農也序齒所以尊年也予所媿媿者在於斯中外不能對揚又速官箴有關國綱付之廟堂處之第四條窖倉云云漢之敖倉唐之洛口倉俱以窖而貯之劉項八年之爭楊李六年之戰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此也但窖雖陶埏

惡濕而喜燥故大江以南不如河北先以井田一區之意試之於西北未為不可廟堂商度先問便否於西北道臣以聞第五條銀貨云云器用服飾之日趨糜費可勝言哉鑰器尚有古禁况九府圜法之所稱白金者乎若於一朝設法而禁之反有乖於蓋公治齊之義惟在宰執侍從之家上行下效之如何矣第六條綿布云云漢繒唐絹不足喻其美矣無脛而走隣年年尾閭是何異於脫吾民之衣委之殊鄉金蓼充包比有修明者綿布想不至如前狼藉惟在使行防禁之濶狹矣第七條濬

列聖御集卷之十一  
川云云顧我 先大王愛恤元元之盛德大業史  
不勝書而濬川即其中一事濬亦有大小之分而  
其費大為近萬小亦數千若使牛耕而人休則費  
可省矣利亦博哉翻沙則成堆成堆之後築數仞  
之阜於水門外曠處間地種植以防之至於餘沙  
之入于江者疏以導之用石碇鐵犁爾言正合予  
宿昔留意者然而碇犁與笆柵間其難易又當何  
居廟堂亦可稟啓第八條量田云云欲復三代之  
制當先井田而井田既不可復矣均田限田亦可  
謂近古唐初始立口分世業之法旋為兼并者所

占田制之不可猝變類如此目下先務改量為上  
但邑不得人則不如不改量朱夫子蓋嘗試之而  
留丞相同鄉之人又復沮戲其難其慎不得刻勵  
施行者良有以也古昔先王之時草木蕃廡桑麻  
翳蔚村巷無犬吠官府長子孫即風流篤厚禁罔  
疏濶八箇字予所蚤夜憂勤不外此耳朝紳輯睦  
而後烝黎又安烝黎又安而後風俗醇厖風俗醇  
厖而後飲射可以行財穀可以裕究其本則朱夫  
子書是耳爾言可謂識務爾其勿辭察職

大司憲李城輔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江之永矣願言溯洄際接來章如見清範附陳俱是碩畫千里面譚尤庸延佇大抵天下無不可知之理無不可能之事而孟子有不知不能之喻至譬於泰山北海之挾超則予之為治反顧云何百姓者人主之心也朝廷者百姓之心也禮樂教化者朝廷之心也人主者持禮樂教化之具者也昔予不自量讀聖人之書慕聖人之志慨然鴻厖庶幾遇之日月如流我髮如星每一回想尚不免河不出圖之歎卿言適會予意卿實亮予予竊有感於斯先正所著書屏允合豐苞之

良謨况時與事符若有所待令內閣寫進尾論明義云云非予所敢私者與國中小大臣工守之若球壁傳之若經史卿所為言即風傳之過者句語雖無指的纔有揭禁不得不封還卿須諒之更望勿復控辭毋金玉其音以副翹予之思

右贊成宋煥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來也尚嫌其徐徐卿之去也胡為乎暨暨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莫曰於禮則然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獨非宵雅留賢之詩乎予以先正之思勗於卿卿乃不于先正出處是傲是則

子之誠禮固不及於先王之待先正而卿其可不以先正之事先王者事予乎卿之臨行進牘拳拳於保傅欲擇保傅當求如卿宿德與其言之於疏曷若行之於身也旌招之不以職事設言於卿而贊成特授專為貳師兼銜卿必諒予心之非出縻爵何乃過辭至若卿孫除官即前代承蔭任子之法復何足云爾為賁胄筵函丈之席更當有敦勉茲於批旨先致此意

大司諫俞漢寧陳戒疏批

附註右議政李時秀等批旨句語請

改筵奏批

爾之盛言緘默之弊者言皆明白而何乃隨俗為此效颯之習於近日事隱暎插入自歸於同浴譏裸乎古之所謂懲討隄防惟忠鯁者敢言之今也至疲軟最沒摸稜關心於推考遞差者流聽其言則峻極無與為比外此稍涉於時政官師無不嚼芋吞棗於是乎懲討非懲討為讒諂者媒身之工謀隄防非隄防為輕儆者批頰之拙計這箇俗習丕變廓清之前公車之日積而間雖有堆礫中零金特是莠之苗紫於朱終恐陰陽白黑之混而無足以張士氣而振直聲為毫分裨助於言路爾其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二十一

勿辭察職

凡於絲綸對題不欲做著題之句即予  
一副素戒今之所謂懲討隄防之弊習  
果不近於讒諂語輕儇而朝著之間又無推遞關心  
之人則伊日批旨即不過題外說話何必改為而  
若與批中云云有一毫近似則是豈諺所謂呼瞽  
稱正之渾厚語法乎卿等之言是矣其批中關心  
以下七字於是乎以下三十一字刪  
去之意令注書懸錄於堂后日記

領議政李秉模以武試做錯引咎劄批

我朝士大夫之立於朝者莫不明習故寔殿陛巖  
廊之間咸秩有則而今人在家樂放縱在公憚繩  
檢以至朝儀筵體之不嚴而有識豈無竊歎予常  
兢兢必欲遵古而守舊者意豈淺淺卿之博洽綜  
密著譽於今日廷臣且况試院之儀與法殿等而

具僚之周旋猶未免不如式者多深恐今日明日  
一事二事瞻聆之自歸於慣熟至於所引榜眼人  
名之未及照察特細節即令該曹付標施行

持平趙恒鎮時弊疏批

首陳諸條爾言皆實地上實事甚可嘉也其中身  
教之說益好而旁求遺逸之德勝才質過文者不  
以世類置之兩坊即亦予夙夜留意者其所求之  
之方更欲銘念附陳隄防紀綱等說亦是矣而義  
理大抵是無窮不竭譬如原泉之混混派支之分  
維億萬計及其歸趣滄濟潔排淮泗注諸江而朝

于海豈可以涇渭之清濁驟看之曰清濁混乎此可與知者道附陳近日科舉不嚴之弊可勝言哉昨筵宗伯之臣盛言矯弊之策依其言使之博採更稟須見於朝紙也至於一經試講事亦有宗伯舉條而近或試可於日次講誠易易但老儒之素有記性者其奈精力不逮何予亦少時不以輪誦為難近欲收拾則十之八九錯換句讀此所以老少不可無區別之意言於領相也蓋領相亦有輪誦之熟工而然者附陳今科誦上經後科試下經事許令與昨下舉條一體問于大臣附陳小學講

亟行事此則大科講後始可議到附陳文蔭武守令換邑之請即故相交差之論予每以為今世龔黃未易得來則莫有勝於互交差除云耳第以爾言申諭銓臣更究好道理附陳松政之申禁亦可謂當務之先所念念者在此戰漕船通用然後當徐議其餘附陳羣山咸悅倉合設事依爾言問于大臣及曾經道臣使之草記附陳官方令該堂稟處

備局黃海兵使李性默黃州牧使趙榮慶兩  
罷事啓批

近來嚴體統之論所以尊朝廷也嶺南則有固城  
倅事湖南則有靈巖前倅事湖西則有忠州前牧  
事幾乎式月斯聞而黃州事又出於海西可謂不  
可使聞而黃州事則判異於諸倅者有之若於典  
憲有所干犯則所謂體統特風斯下矣朝廷舉措  
惟各當其則而已昔者漢之張湯與掾史相爭而  
湯以上官伏其辜該兵使許多所為之反常姑無  
論乃於無事之時非戎務非操場而忽用軍中之  
刑律於運籌廳事之前者如非醉酌太不近於常  
性此猶不足發送虞候率領軍校尤何等無謂之

甚乎况節度使非用刑衙門而該邑首鄉之欲加  
訊推於不當之事此亦守法乎犯禁乎笞杖棍枷  
之各有用處典則科條昭揭象魏則渠焉敢漫若  
不知自干邦憲乎此弊一開從此不知有何許後  
弊於是乎體統之於典憲義理輕重其間不啻較  
三十里該兵使李性默令該府拿來捧供施以違  
越典憲之律西民雖勞且疲國綱所在不得不遞  
罷何可曠官黃州兵使牧使之代各令該曹口傳  
差出待下批當日辭朝莫敢遲滯赴任

禮曹祈雨報謝祭擇日啓批

報謝之舉豈待立秋之後而初庚未屆秋成尚遠  
滌場以前之一雨一暘或恐此心之暫忽雖以坐  
齋之隔日不得不稍早薦璧而昨即得雨反以或  
涉於徑與瀆通宵耿耿不敢弛心報謝祭待立秋  
舉行非曰的是獻官執事等誠力所致而得雨則  
賞所以昭靈貺重祀事也錫馬弓子之賞令政院  
考例捧傳旨

吏曹判書李晚秀因金履載疏辭疏批

媿媿之世片言如金奚特論一重臣雖大臣被論  
理合假借又奚特論一大臣雖有論及袞躬亦當

優容况卿疏中所謂克讓之美一句既非孔朱諸  
夫子之謨訓即不過引用晉人之過去說話予亦  
以為未必是得意作得意筆則夫也云然豈或深  
非然而予之一見再見屢見其疏然後處分者意  
實有在大抵數十年來人鬼雖判汙俗未改為世  
家世族世臣世道夙夜寤寐一念如結者直在於  
矯俗二字凡於綸諭間若有俗之云乎處黠者奪  
氣褻爽愚亦視他眉睫能知其避遠之為圖生善  
乎義經革之上六程傳曰小人雖未能心化亦革  
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又曰下愚雖聖人不能移



堯舜為君有苗有象蓋亦革面而已又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彼金履載者妙少毛羽未成之新進也固安敢擬論於苗象而以其地處才華猶不至於革卦之小人下愚則由古而畏威寡罪由今而視他避遠皆若迷然昧然而其疏全篇即一矯俗二字之反論於是乎或恐豕將突而滋蔓難圖乃施竄一拯萬之舉卿謂此舉乃專為卿而發耶信爾則卿之料錯矣天官冢宰何等重任因卿事竄其言者督令卿行公是誠矯之反者汙不欲為此至於益勵矯俗之方另欲

免  
銳精而亦不在於卿之遞仍卿所辭銓任特許遞

禮曹參判李書九疏批

書之洪範五皇極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蔡沈集傳釋云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近日之綸諭筵教蓋取諸斯而未嘗飾之以鈇鉞此際卿疏認出憂愛另欲加之意而措之事以期其由我周行偕造康莊矣

工曹判書李晚秀辭疏批

金履載投疏之時渠所自擬必不至於嶺海而放

流之示不與同者日用施為即無論巨細輕重各有精義寓焉所以聖人功化其妙入神炳炳朗朗數十條之中先致意更著力於別嫌明微者也金華之銜非不知其地比玉署之章非不知為體重而名之曰職在論思則凡屬排雲叫閭之事利害從他利害欲言則正言而已今其隔爬之說似嘲似諷於矯俗二字而橫看則如譽道豎看則如毀斥苟有血性之任渠從心從生者脾胃必難定似此口氣似此手段出於故副學之後者亦足以觀其俗予於世道不但為世臣必欲矯其俗惟予太

陽之證亦恐其或欠含蓄而為害於藏納益懋矯質之方如是也故近日處分之不嫌其煦濡假借而如水太阿姑靳廓揮大抵今日朝廷毛髮絲豪之無不受病蔽一言曰俗之弊然也儒言而墨行固可惡也亦有間於言行之不儒而純墨則豈可因噎而廢食俗不矯則國不乂國不乂則有君有臣之綱之紀皆將視同籬邊束之閣上予之所倦倦必欲矯者亦豈特為世道世臣地也哉今若為卿進身遽宥履載則刑政之顛倒國史必書之野乘當記之寧使卿跡阻軒陛履載三危之窟決難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容議所辭宜不允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一

